

叶晓狐◎著

大结局

WAN GONG CHUN

怅惘离人泪

苑宫春

起点中文网女生频道历时两年打造完美后宫大戏
把女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争宠伎俩推向最高峰

晋江起点当红穿越花旦
联合推荐

惆
惆
离
人
泪

苑宮春

WAN GONG CHUN

大結局

叶晓狐◎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圖書大）春宮苑

著：叶晓狐

繪：李國良

出版：中國畫報出版社

（中國北京市海澱區北門外大街33號，郵政：100044）

電話：（010）63113350（總機） 63113351（發行部）

印刷：北京天竺華印書局

印數：1000

經銷：各大書店

本：787×1092 1/16

張：125

次：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書：ISBN 978-7-80339-333-1

價：20.0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菀宫春. 2/叶晓狐著.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0220-233-7

I. 菀…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9446 号

上架建议:言情·青春

作 者:叶晓狐
特约编辑:张 奇
封面设计:80零·小贾
版式设计:利 锐

菀宫春(大结局)

出 版 人:田 辉
责任编辑:李 刚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邮编:100044)
电 话:88417359(总编室)、68469781(发行部)
印 刷: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
监 印:敖 晔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5.5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0-233-7
定 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錄

第一章

罗衾不耐五更寒

001



第二章

此番把酒对凉宫

045



第三章

谁翻乐府凄凉曲

077



第四章

刀光剑影话离合

109



第五章

落尽梨花月又西

159



第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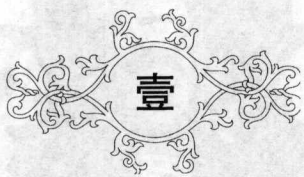
人本离殇还寂寞

213



第一章

罗衾不耐五更寒



如果不是伊犁大人提议说想去见一见大厨，或者我们就不会见到那个从后门仓皇离开的人影；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一幕，或者我和景桓还真地以为段天枢那样的人必能为我等所用。

伊犁大人招来了楼里的伙计，此时的伙计早已不是初进门时的那个了。而当伊犁大人提出想要见一见楼里的大厨时，伙计却犯了难，推说楼里的师傅一天之中少有得空之时。原本也就算了，哪想到伊犁大人却是不依不饶地说，既然大师傅没有空闲，他便亲自去会一会吧。我和景桓也是面面相觑，不知他这样执著是因为什么。



伙计拦阻不住，便向着楼下跑去，兴许是去报告掌柜的去了吧。

“主公，郁儿也想去看看，说不定还能学几招回来呢！”景桓笑着点了点头。我们三人原本是坐在一间临湖的雅间内的，如果不是跨出包间时看到那些围绕在达官显贵身边的莺莺燕燕，我几乎都要忘了这还是间青楼。楼底下自济南府救回的金大娘正忙得不亦乐乎，待她抬头看见楼上的我时，她也立刻回转头去装作不认识。很快我便跟上了伊犁大人的步子。

“公子可是好奇在下为何执意要去见一见这名大厨？”因了是在外头，我又是扮作了男装，伊犁大人便直呼我为公子。说实话，我之所以追了出来，一来是想到处看看醉梦楼的情况，二来对伊犁大人的反常举动也十分好奇。

“难不成你想将这厨子挖了回去不成？”我笑了起来，这伊犁大人倒不像旁的大人那般喜摆架子，和他交谈也的确是件舒心的事，至少那一刻你无需再理会身边的纷纷扰扰。

而这一回他却没有笑，反倒是一脸严肃地说道：“不瞒公子，在下其实是希望这位大师傅能教我手艺。在下的妻子患病多年，入冬以来病情更是加重了几分，她同公子一样最喜欢那道龙井虾仁，只是府上的厨子总是不能做出合她意的味道。我妻子是临安府人，我知道她执意想吃那道龙井虾仁不过是在怀念家乡的味道，而我们初次邂逅也是因了这一道菜，临安府楼外楼龙井虾仁的味道我至今难以忘记，是以方才在尝了醉梦楼大师傅做的这道菜时，才会坚持想要见一见大师傅。大夫说在下的妻子已经有多少日子了，我既然不能带她回家乡，那么就让她不要带着任何遗憾地去吧！”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平日里时常笑着的伊犁大人露出如此忧伤的表情，我不知道每一天都带着担心至亲不知何时会离世的心情的人又要如何笑得出来。

“皇上他知道吗？去求皇上请个御医去看看吧，说不定还有转机呢。”

伊犁大人苦笑着摇了摇头：“皇上他已经够辛苦了，我又怎能拿这些事去烦他呢，或许真的是人各有命吧！唉，不知道为何会对公子说起这些不愉快的事，只是在下有一求希望公子能够成全，如果可以的话还望公子能令茗丫头回家一趟，即便她对我这个爹爹有任何埋怨，毕竟也该送她娘最



后一程了吧！”或者伊犁大人并不是茗曦想的那般吧，而我也不敢想象当茗曦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后又会有怎样的反应，纵然如她那般坚强，我也依旧为她担心。

“好，我答应你！”待听得我的应允后伊犁大人这才舒心地一笑。说着说着，我们也已行至后院，然而走在前头的伊犁大人却忽然停下了脚步。循着他的目光我看到一个披着灰色斗篷的人正自右手边的屋宇内走出。当那人稍一瞥头时，那张熟悉的脸庞却令我俩都惊呆了。因为我们正好走在两栋小楼之间阴暗的小道上，前方又有廊柱遮蔽，那人似乎并未看到我们。

“公子可曾看清？”

“这个自然，我只是不明白！”

“那只老狐狸的事公子想必也有听说吧，如今宫里的那位失势，他便也紧张起来了，如今兴许又在谋划什么阴谋了，他打扮成这样必是与人在此相商，只不知那里又是住着何人。”伊犁大人若有所思地望向那间敞开着窗的房间。

没错，当那个披着灰色斗篷的人稍一侧头时，我们都认出了他来。他便是当今大胤王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丞相皇甫闻人。而方才他走出的那间屋子仿佛与醉梦楼的其他楼宇相分离，又处僻静之地，外观上看来又装饰得十分考究，想必是为身份非常重要的人准备的吧！“那间房里如今住着的是大理的段公子！他已将这间屋子包下一个个月了。”说话的正是伙计打扮的柳毅。对于他的到来我们二人竟是浑然不知，方才的对话不晓得叫他听去了多少，幸而我心里清楚他是自己人，否则又要开始担心皇甫老儿的阴谋诡计了。见我俩一脸的惊诧，柳毅这才赔笑道：“方才有伙计跑来说二位想见一见这里的大师傅，厨房这种杂乱之地恐会污了二位的衣裳，小的这才过来看看。”

我们两个几乎是被柳毅给“赶”回去的，也是，厨房重地若任人进出难道不怕有人做手脚吗？回去的马车上我与伊犁大人都各怀心思。我担心着既然段天枢是与皇甫闻人一伙儿的，又住在醉梦楼里，会不会觉察出我的计划来。

“你们两个这是怎么了，去了趟厨房回来都像变了个人似的，特别是伊犁，你今天的话怎么那么少？”景桓狐疑地望着我们二人。

“皇上，方才我与伊犁大人见到了乔装从醉梦楼离开的皇甫丞相。”闻言，景桓瞬间变作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低声问道：“他与谁在一起？”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就是皇上极力想要收复的那个段天枢！”伊犁大人接口道。其实从今天伊犁大人的表现来看，他说不定就是景桓身边隐藏的那支力量。是啊，景桓若想从皇甫闻人手里夺回大权，就不得不培养一支属于自己的势力，毕竟皇甫浮竹手中的十万禁军也是不容小觑的。当景桓下定决心要对付宸妃时，他心中必定是有所计议的吧！

当马车载着我们往东华门去时，拉车的大马却好似突然受了惊吓一般，马车也开始晃动起来，于是景桓牢牢地环住了我。伊犁大人撩开帘子，却只见一张着了火又无人推行的板车直直地朝我们的马车撞来。



这次的出行因为目的地就在京城里，因此不仅没有带着罗图，更是连大哥似乎都不曾知会。如今遇上这等横祸连在外驾车的安顺都惊叫起来，景桓虽是牢牢地环住了我，但他的手心也不时地渗出汗来。我紧紧地闭上了眼，等着着火的板车撞上马车，然而那股子火热的气息却只是从我们身边擦了过去。

“方才我倒是看得真切，板车是被几个珠宝店的伙计给弄开的。”伊犁大人也镇定下来，而马车则早已被安顺勒住。我掀起帘子时见到安顺早已面色惨白，而景桓便径直向街边一间珠宝行走去，我与伊犁大人也紧随其后。这间铺子与王府大街上的任何一间都不同，带有很明显的东越特色。

见我们走入，殿内掌柜的立刻迎了上来：“几位客官需要些什么？本店



各式珠宝皆是自东越国贩运而来，样式精美，质地也是一等一的。”景桓笑而不语，倒是专心地挑起珠钗来，仿佛刚才遇到的事就像一场噩梦，只一眨眼梦就醒了。

他顺手捻起一支钗，朝我浅浅一笑便囑了伊犁去给银子，而伊犁大人则是往桌上置了一锭金。我们这才要往外走时，却被掌柜的喊住：“在下的这根簪子不需要这么多钱。”

“店家可是嫌这少了？”对于刚才在街上发生的事，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莫不是这店家嫌弃酬劳太少而不肯收下金锭？未待我出声，伊犁大人却是先问了出来。

“诸位莫要误会，单看几位的衣着打扮想必也是非富即贵之人，这一锭金兴许算不得什么，然而诸位方才是在鄙人的铺子前遇险，原因鄙人并不想理会，但既然是在鄙人的铺子前遇上这样的事，那自当是鄙人的责任了。诸位也不必为此而感谢，原本都是鄙人该做的，至于这根簪子不过值二十两而已。”的确从未见过这样的掌柜，这东越人开的铺子本就奇特，没想到掌柜的脾气更是怪异。

而闻言景桓也只是向伊犁大人使了个眼色，伊犁大人摇了摇头又怀中还掏出一张二十两的银票，或者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古怪的掌柜吧，这哪里像个生意人啊。在我们走出这间铺子时便有大堆的护军朝这边来了，本是达官云集的王府大街上竟然出了这样的骚乱，京府尹自然循着气味来了。而之所以会招来这场横祸，恐怕也是与在醉梦楼后院看到的那个身披斗篷的人有关，皇甫闻人必然是察觉到我们的存在了，只不过他并未看清我们罢了。

最终在伊犁大人亮出腰牌时，连京府尹都赶来了，这一趟难得的出行便在京都护卫军浩浩荡荡的护卫下结束了。虽然没曾与柳毅深谈，但我对于他、对于整座醉梦楼至少有个大概的了解了。

一入侯门深似海，而宫门之深更非侯门可比。当车驾再度从东华门匆匆而过时，我没来由地觉得心底一阵寒凉，我终于还是又回到了这个地方，一如我第一次来到时那般，一旦进来了就仿佛永远都出不去了。回到暮苑宫后思及今时皇宫中的局势，心头也不免袭上一阵无助，如果连自己的姐



姐都已不能信任,那还可以去相信谁呢?回身望去,茗曦正恭敬地立在一旁,我的生命里也只剩下这一点点温暖了吧,世上本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但我不想去问茗曦为何待我至此,我宁可相信人与人之间是能够将心比心的。

“茗姐姐,伊犁大人让我传个话,你娘亲身子不太好,得空了你就回去看看吧,皇后那边我自会去说。”闻言茗曦不语,只是紧抿着下唇,她一向对她爹爹有着很深的误解,像她这样的人又怎会对以献媚上位的爹爹有好感呢?其实我们都误解了伊犁大人吧,虽然与他的相处仅仅是短短的一日,但我直觉他并非像我们眼见的这般。

“如此便要烦劳主子代为安排了。”听得娘亲病重的消息,茗曦眼神中飘过几丝慌乱。当夜,太后不知何种原因又在太后殿设宴,或者无论一个人有过怎样辉煌的一生,垂暮之年时总会特别希望儿孙能够陪伴在身旁吧。对于我们白日里的出行,太后虽未有过多的谈及,但当我迎上她那冰冷的目光时,没来由地也是一阵战栗。

“玉婕妤怎么都不动筷呢,可是这些不合了你的口?”皇后的声音响起,我这才看到不知何时姐姐竟坐到了皇后边上,而那个座位曾经是属于宸妃的。我的心中莫名地升起一种不祥的感觉。而众人的目光也自然而然地随着皇后的声音通通望向了姐姐。

姐姐面上一红立刻回道:“回皇后娘娘的话,臣妾只不过是……”话还未及说完便捂着嘴朝向另一边干呕起来,这样的举动众人自然是明了的,而太后与景桓的面上也开始展现出无比灿烂的笑颜,毕竟景桓虽然已纳了不少妃嫔,但依旧是膝下荒凉,虽说皇族内也并非没有皇位继承的人选,然而这样一来岂不又将掀起一场夺位之争。

“玉婕妤自己怎么都不注意着点呢,皇嗣可是关乎社稷的大事,不可轻率,一会儿皇帝就传了太医去瞧瞧吧,此事还要皇后多费心了。”太后温和地对姐姐说道,而姐姐也是满面娇羞地颌首应答。纵然姐姐曾经做过许多见不得光的事,即便她曾说我对她而言是更大的威胁,但这一刻我依旧为她感到高兴,那比冷宫更冷的日子终究是要一去不复返了吧,如今她既已怀上龙胎,我已断无任何威胁到她的可能了,那么我们姐妹之间的争斗也

该就此画上休止符了吧。

“婕妤赫连氏贤良淑德，如今又怀有龙胎，于社稷有功，特册封为正二品昭容。”我从未见过景桓如此高兴过，难道一个未出生的孩子就能带给他如此的喜悦吗？昭容虽屈居昭仪之下，然而陆昭仪在被禁足凌烟阁时已被削去了一切封号，如今姐姐被封做昭容，俨然已成为九嫔之首，六宫之中乃是皇后一人之下而在众人之上了，相信当她诞下皇嗣后便位可及妃了吧！难道这一切就是姐姐想要的吗？

席上的一众妃嫔们都笑着向姐姐道贺，但不知这许多的笑颜中又有几分是真心的。杯光交错间我恍然见到了昔日的宸妃，有朝一日姐姐会不会也走上与宸妃一样的道路呢？宴席散去，茗曦搀着我往暮苑宫走去。夜风这样寒凉，在外人眼中皇宫是权力与欲望开始的地方，然而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够体会得到，红墙之内除却仇恨与争斗，真的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即便披着厚厚的斗篷，还是不由得感觉到了冬夜的寂冷，那是种由心底感受到的寒凉。

茗曦替我吹熄了房内的灯便退了出去，明朝她便要离宫返家了吧，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天，但我也多想可以回家探视娘亲是否一切安好啊。近来失眠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时常是脑中一片空白，而只是睁着眼看着东方又泛起一片鱼肚白，因为睡得不安稳，是以无论喧哥哥开出怎样的方子我的精神都不见好起来，他说的对，只要我不想好起来，就算华佗再世也是束手无策的。

原本寂静的庭院却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院外又重新亮了起来，我急忙披上衣裳往外走，却恰好与来人撞了个满怀，那股熟悉的味道我又怎能认不出呢，只是我不敢相信他竟会在今夜过来。

“臣妾不知皇上驾到，有失远迎，还望皇上恕罪！”我急忙福身行礼，却不慎扯掉了斗篷，景桓挥手示意安顺他们都退下，随后立刻拾起了我掉落在地的斗篷轻轻为我披上。

“傻郁儿，朕也是突然起意想过来看看你，没来由地突然开始挂念暮苑宫这边。”他轻轻地将我揽入怀中，“身子这样凉，快回榻上去吧！”景桓拥着我便向着床榻而去，我轻轻地依在他肩头，身子冻得冰凉，即使被拥在他怀

中却也丝毫感觉不到温暖。

红纱帐暖应是春宵一刻值千金，景桓温柔的索取是那样小心翼翼，我止不住的颤抖是因为歉疚还是因为看得太通透，自己都无法分辨。我轻轻地靠在他胸膛，他的手温柔地抚着我的长发：“郁儿，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但是我又不敢，很害怕听到你的回答。”我心一惊，知道他要问什么，该来的总会来的吧。

“我很想知道你究竟有没有爱过我，哪怕只有一天？一个时辰？哪怕只是脑中偶然飘过的一个想念？”

我的手指抵上了他的唇，更是将身子往他怀中靠了靠：“景郎难道真的感受不到吗，郁儿的心意景郎真的感受不到吗？从围场景郎问郁儿可愿护着你一辈子起，郁儿就知道即便自己只不过是一介女流，也要永远守护在景郎身边。”

景桓紧紧地拥住了我：“他们说的我都不信，只要郁儿对我说要永远留在我身边那就够了。”这一刻该有多么温馨啊，我的内心却禁不住一阵战栗。若换做从前的我遇上这个问题的时候，必定只会用沉默来回答，从前的那个苑郁绝不会背叛自己的心，而如今的苑郁却已意识到什么才是自己披荆斩棘的利剑。

“景郎今夜该是留在姐姐那的，不然姐姐该有多伤心啊，毕竟是怀了景郎的孩子呢！”私底下的时候，景桓并我不对我称朕，只不知他在旁的妃嫔那又是怎般。

“呃……玉嫔那郁儿就不用担心了，我已经命安顺去打点妥当了，加之有皇后在那照料着，我一个男人也帮不上什么。”眼前这个男人并非是值得将心交托之人，他始终不知对一个女人来说，特别是怀了他孩子的女人，什么都不能替代丈夫的一句关怀的话语。我又听他轻轻地叹气，“如今朕只有顺淑那个帝姬，虽说皇室家族中也并非没有能够继承大统之人，但朕却知道皇甫丞相与清河王素来走得很近，他打的什么主意朕自然清楚。”听景桓这么说，我倒是心中一凛。如此说来，即便在宫中失去了宸妃这样一个靠山，皇甫闻人也依旧能够倚仗着清河王的势力，甚至在适当的时机扶植清河王世子成为将来那个坐在紫宸殿上的人，果然是只老狐狸啊。





“景郎也无需太过忧心了。景郎还年轻，只怕日后你倒是会嫌有太多帝子帝姬喊你父皇呢！”

“我想要郁儿给我生几个帝子帝姬！”皇帝身边这许多妃嫔缘何不见她们的肚子有什么动静呢，也未免太过蹊跷了吧，我就不信太后没有怀疑过。

清晨我便被小蛮喜出望外的叫声吵醒，推开窗，一股寒气立刻钻了进来，窗外的世界一片雪白，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终是降下了，将一切污秽与算计堪堪埋于这一片雪白之下。姐姐怀上龙种又被晋封为昭容，我这个妹妹怎能不有点表示呢？

晶莹剔透的雪花轻轻地落在我的鼻尖，甬道早已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瑞雪兆丰年，来年必定是丰收的一年吧！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在雪地里，路十分地不好走，周耀佟一手替我撑伞，一手又搀着我：“主子，道上这样难走不如咱们回吧！”

“今日的道虽然难走，只怕日后的会更崎岖吧！”我道，周耀佟便不再言语，只是搀着我往漱景宫走去。自余晓华的事后我似乎是在刻意回避着与小蛮的接触，我害怕了解得越深就越是绝望，往往对你最亲的人却出卖得你最彻底。

果然眼下的漱景宫已是今非昔比，远远的便只见各种各样的赏赐礼品源源不绝。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姐姐付出了那么多所想得到的东西，于是笑着迈入了漱景宫。这座曾经比冷宫更冷的宫殿早已不复往日的凄冷，姐姐闲适地坐在厅中，手中揣着暖手炉，见我到来倒也并不见意外，似是料定了一般。

“姐姐可有觉着身子沉了些？”我依旧如往日一般走过去牵她的手，她一手拉着我，一手又抚摩着小腹，笑着道：“昨个儿太医来瞧过了，不过才一个月哪会觉着身子沉呢，倒是太后显得十分紧张，也交代了皇后娘娘说是这个要注意，那个要留神。”

我笑着坐在一旁，周耀佟也随着妍儿去放置那些从暮苑宫带过来的补品之类的东西。我望着与姐姐交握的手有些出神，曾经我们就这样手握着手彼此给彼此力量，彼此给彼此安慰，而今握着姐姐的手却有些麻木甚至心寒。我回过神来：“姐姐，走到今天你已怀上了龙子，又颇得太后眷顾，位

至二品昭容，那郁儿对你来说还会是更大的威胁吗？”

闻言她却是微微一怔，但随即便又恢复了笑容：“原来你都知道了，皇后她最终还是选择了你，但她注定是要后悔的，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我也不必再在你面前作势了。这些还不够，还不够呢。郁儿我一定要比你得到的多得多，知道吗？这都是你欠我的。”虽然我早知道如今的玉姐姐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会温柔地对着我笑的姐姐，但听她亲口说出这样的话，我却依旧会感到胸口一阵发闷。又听她接着道，“从小你就喜欢抢我的，从青寒哥到我爹，有最好的东西他们总是会先拿给你，甚至连乐恒那个窝囊废也总是把最好的留给你，尽管他看起来十分讨厌你。要知道那时我便在想，如果没有你，我一定会成为他们眼中唯一的明珠。每回爹爹好不容易回来几天，便往大伯府上跑，还总带着许多他从边疆带回的稀奇玩意，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他的亲生女儿。你以为我真的会为一个几乎没有关心过我的爹而掉眼泪吗？”

不敢置信，西华门外那个哭得无声的人的口中竟会说出这样一段话来，我忽然觉得悲哀起来。又想起在承禧殿宸妃说起的话：“如果我说那一切都不是我想做的，你会相信吗？”我会相信吗？或者我只是不敢去正视那个事实，也许我的恨从一开始，就错了方向。

如果说我的恨错了方向，那姐姐的恨呢？二叔每每来到府上，要看望的那个人并不是我呀，如果姐姐知道了碧儿的事，那我们之间是否又能够再回到从前呢？

“又下雪了，不知碧儿是不是能够看见，今年的梅花开得格外早呢，那丫头总喜欢折一枝来别在髻上。”我怔怔地望着窗外的雪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如今又还会有谁在这样的季节陪着我踏雪赏花呢？

“郁儿是想说什么？”

“姐姐我想碧儿了，只不知姐姐又是否还记得碧儿曾陪着我们的那些时日。碧儿死的时候周身遍布骇人的伤痕，而这些有朝一日我定是要讨回来的，事到如今亦已无可挽回了，但我只想问一句，当日碧儿之事姐姐是真的无能为力还是不想因此得罪宸妃，又或者是那个推波助澜者呢？”

玉姐姐并不急着回答，却是自顾自地斟上一杯茶，轻抿了一小口：“既



然你能问出这样的话来,那也说明你全知道了吧。也好,很好,至此往后我都无需在你面前同你上演一出姐妹情深的恶心戏码了。你不是一向都喜欢抢走属于我的东西吗?现今你可尝到了被人夺走东西的滋味?”

“这么说对碧儿下手是你怂恿了宸妃做的?你只消答我一句是也不是。”当姐姐轻轻点头时,我的心也一寸一寸地凉了下去,“你又知不知道碧儿的身世呢?我不敢告诉你是怕你一时间受不了接连失去亲人的打击,却没想到今日竟从你口中听到这样的答案,碧儿是你的妹妹,她还有个名字是赫连珏楠,她是二叔的女儿,你的亲妹妹!”

终于帮碧儿认回了姐姐,却换来我们姐妹的再次决裂。玉姐姐的眼神中闪过丝丝绝望,然而那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我早就知道了,当你们几个在漱景宫外殿窃窃私语时我就听到了,只是……我那时却是不知晓的,否则……”

“否则……即便当时你业已知晓了一切,兴许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来吧,你的眼、你的心早被权力胀满了。”我已不想再听下去了,整颗心都被深深的绝望所包裹,在我眼前的还是那个温婉的玉姐姐吗?

“你以为就凭你那点小伎俩便可以扳倒宸妃吗?宸妃的下场你看到了吧,如果说我还可以做什么去弥补对碧儿的歉疚,恐怕也只能做到这样了吧!”闻言我心中更是一凛。眼前这个女人的城府究竟有多深,宸妃也并非愚钝之人,看来姐姐在宸妃身上还是下了许多功夫的,不管是之前的绸缪亦或是如今的为碧儿复仇。

我起身往屋外去,行至门槛处又停了下来,说道:“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姐妹了,碧儿的事是你做多少事都无法弥补过来的。”回应我的是一阵沉默,我已经不知道今时今日的玉姐姐是不是还会为这些有一丝丝的动容,但从我跨出漱景宫的这一步起,我们之间的所有情谊也彻底断绝了吧!

雪似乎下得更大了,当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在雪地上时,心头没来由地觉得那样寂寞。我从来没有像这一刻那么深地体会到晓华说的:皇宫真的好冷,真的好冷好冷!姐姐已被权欲蒙蔽了双眼,我不能再让她错下去了,不能让她成为第二个宸妃。

又一次经过承禧殿,远远望着庭院内的雪已积得很深了,曾经属于这